

桑树

我家拆迁登记附着物的单子上,记录着4棵桑树。有两棵稍大,其中有一棵父亲说有好多年了,是弟妹种的。但我已没有印象了。

我只知道门前蔬果园里,有3棵不大不小的桑树。这三棵桑树,栽种于2021年,是前黄南丁舍的何建明兄送的。何建明兄老家是我前面不远的鱼池上,和我们西朱西都曾养过蚕。养蚕则多桑园。不过,很久以前,我们就不再养蚕,周边的桑园都挖了。即使有桑树,主要也就是路边的老野桑树。

2020年上半年,前黄镇有领导告诉我,现在前黄丁舍的桑树很多,晚蚕可以采桑子,并介绍我到何建明家采桑子。我这才知道,丁舍种了成片的桑园,已经成了前黄的特色产业,每年采桑子的人很多,甚至成了网红打卡地。不过,如今前黄的桑园,都是果桑,以收桑子为主。我小时候故乡的桑园桑子虽然也很多,但桑树属于叶桑,主要是采桑叶喂蚕。

何兄后来给我送来了四棵桑树苗,弟弟将它们种在了门前的果园里。几天后我离开故乡,发现有三株已经成活,后来也就是活了这三株。2022年即已挂果,家里人吃到了桑子。

前些年,桑子桑树,在故乡似乎成了稀罕物。其实,我小时候故乡遍种桑树。我们西朱西这个当年只有十四户人家的小村子,拥有五个不大不小的桑园,路边还有野桑树。桑子泛红了,顽童不会放过任何一块桑园,甚至路边野桑树。采桑子,曾是我小时候故乡顽童最大的免费福利,没有之一。

我们曾经是种桑人家的孩子,从小在桑园里厮混,采桑叶,挖半夏(桑园里半夏最多),捉桑牛,用桑树条作假枪假刀,黄梅天在桑园沟里捉水鱼……当然,最主要的,还是采桑子,桑子从泛红酸得掉牙吃到红的紫的,手、嘴唇、口袋都是紫的……甚至,我小时候上走马塘去卖甲鱼壳之类,还贪墨了其中两毛钱,买了一本连环画《桑葚红了》,讲抗日小英雄的。为了解释货款的短缺,我向父亲撒了谎。后来父亲发现真相,把我暴揍了一顿。这是我记得的人生第二个谎言。那个时候的我,从来不会去想,有一天故乡那么多桑园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桑园,即是故园。我最初这种朴素的认知,完全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,却完美契合了文化的传统。

小时候,故乡到处都是桑树桑园的时候,晚春我们到处采着桑子的时候,我并不知道,桑树曾是中国最有名也是最重要的旧物之一。“桑”属于最早见诸甲骨文的文字,说明其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早。《诗经》有很多地方提到“桑”,如《郑风·将仲子》:“无折我树桑。”后来,中国的文化典籍名篇中,有很多提到桑或专门咏桑,如古乐府诗《陌上桑》有“罗敷善蚕桑,采桑城南隅”,等等。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则从经济政治上肯定了桑的地位:“齐鲁千亩桑麻,渭川千里竹……其人皆与千户侯等。”

我后来读《诗经》,知道《小雅·小弁》中有“雝桑与梓,必恭敬止”句。张衡《南都赋》则有“永世克孝,怀桑梓焉”句。中国是最早利用桑树养蚕的国家,古时住宅旁常种桑树,用来养蚕,种梓树以制作器具,桑梓梓树,在古代是先

民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。所以,看到父母种下的桑梓梓树,必得要恭恭敬敬。后世之人,遂用桑梓来喻父母之邦,桑梓之情实为思乡之情,如蔡文姬《胡笳十八拍》所唱:“生仍冀得兮归桑梓,死当埋骨兮长已矣。”前些年我在北京做读书会,其中一场关于同乡关系的,也曾用柳宗元《闻黄鹂》句:“乡禽何事亦来此?令我生心忆桑梓。”

有一种流行说法是前不植桑,我想多系“桑”“丧”同音,以为不吉利,也不知道是从哪个风水先生那里流出来的。这说法显然将与桑树视为故园的文化传统,以及将桑树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不合。幸好父亲说,本乡没有这种说法。不过,我们西朱西的五块桑园,至少有三块是在坟地周围:西朱坟上、邵家坟上、大家坟上,旧祠堂边上也有一块,算是离村最近。

小时候,不只是桑树,与桑树有关的生活场景和物件随处可见。故乡过去种桑树,不像今天前黄的桑园那样是为了采摘桑葚,而是养蚕。前黄镇上有收茧站,眼粮站类似。父亲告诉我,周边街镇,礼嘉、走马塘、庙桥、南夏墅都没有收茧站,因为缺少烘茧的师傅。周边乡村,只有家在观音堂的我姑父(父亲的堂姑父)时谈春能烘茧。我出生的老村旧居,屋里春天都是叠床架屋般摆着养蚕的蚕匾,养蚕时剪桑条采桑叶喂蚕;蚕上山时家里则换成蚕笼,结茧后帮着大人从蚕笼上采蚕茧。小时候,大人用绳把头绞蚕笼时,孩子们总是热切地围观。蚕宝宝长大时,偶尔会有一些蚕异样,呈现淡黄色透明状,养蚕人总是挑出来给小孩生吞,据说生吞了这些蚕,小孩会变聪明。总有人不敢生吞。我几乎每年都吃,不知道我今天的所谓聪明是否与吃了这么多生蚕有关。

故乡众多桑园,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消失了。记得当时生产队把桑园都连根挖了,路边堆着一堆堆挖出来的桑树,每家分点当柴火烧。我后来一直以为,是蚕丝业被逐渐起来的半现代工业和现代工业排挤,没人再收蚕茧缫丝,才让故乡的桑园消失的。直到此番拆迁,我问父亲,父亲说大概是在1977年左右,当时种水稻,用了一种农药,稻秧打完农药后,养的蚕就得病,最后没法养,只好放弃养蚕,毕竟稻米才能填饱农民的肚子。过了几年,桑园全部给挖了。江南农民过去世代养蚕,从未享受过司马迁说的“与千户侯等”的生活,倒是贴切张俞的“遍身罗绮者,不是养蚕人”句。

我后来每每看到桑树,总会想起故乡的桑园,想起在桑园里度过的快乐的、无拘无束的童年少年时光。90年代,故乡还曾开发出用桑叶做的袋泡茶,惜未见正果。那时,故乡朋友送我桑叶茶,我还惊讶故乡还有种桑树的。后来前黄中学一位师弟,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篇桑园,做茶叶泡桑子酒。那个桑园也是果桑,桑树高大挺拔。我小时候从未见过这么高大的桑树,故乡只有野桑树才长得高大,但也比不上我在北京见到的,这让我很意外。故乡的桑树每年都要剪桑条,不能让桑树长得太大的,采摘桑叶养蚕不便,所以只有野桑树才长得大。后来在撒马刀罕篱子帖木儿的陵园,见到了更为高大、树龄更老的古桑树,比泉州开元寺的古桑树还要高大,更是让我震惊,也让我知道天外有天。

学富五车的翻译家方重

1902年重阳节,方重生于安徽芜湖一个普通家庭。其母出自常州书香世家,外祖父曾创办自立冠英小学。方重自幼被寄养在常州的外祖父家。七岁那年,外祖父携着方重的小手,亲自将其送入了校门。在学校,除了语文、数学、史地、写字、画课外,方重开始学习英语。1916年,方重考入北京清华学校(现清华大学)。1919年,方重决定主修英国语言文学。1923年,在清华结业后即赴美留学,先入斯坦福大学,后又到加州大学继续攻读。1927年冬,方重自美返国。经同窗闻一多先生介绍,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(即“中央大学”之前身)执教英国文学。1931年,方重赴武汉大学任教,任外文系主任。1944年,受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,方重赴欧讲学。先后在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、爱丁堡大学、布鲁塞尔大学讲学并考察。在此期间,方重利用讲学之余,悉心研究乔叟,同时潜心翻译我国古代诗人陶渊明的诗。1947年,方重回国,先后在浙江大学、安徽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高校执教。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。1957年,调至上海外国语学院(现上海外国语大学)执教,历任西方语言文学系(英、德、法语)主任,英语系主任、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。1964年,任上海市外文学会会

长。1986年,方重教授成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第一位博士生导师。1988年,方重教授执教六十年之际,上海外国语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,表彰他六十年来孜孜不倦、严谨治学、广育英才的崇高活动。1991年3月27日,因突发心脏病,方重在上海逝世,享年89岁。

方重的翻译篇目似乎看起来不多,但是他的译文的字数却是非常惊人。从篇目上看,方重的翻译主要有: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《乔叟文集》《理查三世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中文版(十一卷本)《陶渊明诗文选译》(汉译英)等。方重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了。他在英国时决定选择陶渊明的诗歌进行翻译,因为他发现不少国外汉学家的译本未能充分传达原作的形式和内容。

方重认为,“搞翻译,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——介绍世界上各国文化之精华,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。”“我们不能为翻译而翻译”。他认为,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,不仅在内容上,而且还要在形式上;不仅在语言文字上,而且要在精神风貌上。为此,他提出,翻译必须以研究为基础,没有研究,就没有好的翻译;没有深入研究原文和原作者,就不会产生优秀的上乘的译文。

今天——5月26日,一个普通的日子。对于原常州第四无线电厂(简称四无厂)读书会的会员来说,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:读书会迎来了成立40周年。

当年意气风发,如今都跨入“花甲”之门。纪念日怎么过?会员闵松提供了一个温馨又浪漫的场合,邀我们共赴他女儿的婚礼。据他在“原上草”微信群里讲,婚礼本想定“五一”节,他一看“526”将至,又恰是星期天,于是提议,并获家人认同。这一顺延,是“水到渠成”,婚姻大事,讲究的是水到渠成,“微调”之念,缘于他与我们共有的“原上草”情结……

38年前,我正是通过一本薄薄的油印刊物《原上草》,走进这片青春之地的。那时,我是四无厂的一名车间技术员,怀揣着文学之梦,午休时在厂图书室看到了《原上草》,由其“牵线”,加入了读书会,结交了新朋友。“那时,我们有梦,关于文学,关于……”北岛的诗同样道出我们的心声。读书会“元老”董为群为我“补课”:当年一年间的李时英在全国“振兴中华”读书活动热潮的感召下,萌生成立职工读书会的想法,他依托厂工会图书室,集结了不同车间的8位青年工人,在1984年5月26日下午开了个碰头会,这一天就成了读书会成立日。

有了组织,会刊是“标配”,刊名《原上草》赢得一致赞同。白居易的名篇,写的是野草,颂的是生命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正是春草顽强生命力的象征。于是,会员自己写,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体裁缤纷;会刊自己

凡人剪影 / 濮瑞华

春节期间,兄弟姐妹们团聚,聊着聊着,便念起了已经去世的团亲二姑父,念起了当年四个姑父一起给爷爷奶奶拜年的热闹场景。四个姑父都是淳朴的农民,但各具性格、各有特点,可谓“四个姑父四朵花”。

大姑父中等身材,鼻直口方,标准的“国”字脸上,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性格外向、幽默风趣,总给人以亲近感,就像一朵热情奔放的向日葵。印象中,从没见过大姑父生气或发怒的样子。不管什么场合,只要有二姑父在,就会笑声荡漾、其乐融融。大姑父不抽烟,不喝酒,凭着一副好口才和机敏的现场反应,常常成为餐桌上的核心人物。有时为了助兴,他还会和我父亲一捧一逗,来两句全然不着调的“唱曲儿”,笑得众人前仰后合,气氛不断推向高潮。爷爷奶奶对这个大女婿甚是满意,不止一次夸他是家里的“花生米”——有他就香、处处留香。小时候,我经常去大姑母家玩,一住就是好几天。俗话说:“娘家侄子,命根子。”姑父姑母对我视如己出,疼爱有加。有一次,大姑父带我到生产队大场看兔子,贪玩的我把手伸进兔笼里逗弄,结果被咬了一口,真是应了那句“兔子急了也咬人”。大姑父听到我的“惨叫”声,迅速跑过来,心疼地查看被咬的地方,又带我去卫生室擦了点药,算是回应。二姑父生了六个女儿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一大家子要张口吃饭,日子过得真是紧巴。面对生活的重压,二姑父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黄牛,又像是一只转不停的陀螺,每天起早贪黑,辛勤劳作,岁月过早地在他脸上留下了沧桑的痕迹。等到把六个女儿抚养成人,各自成家,日子好不容易苦尽甘来,女儿们有能力也有心尽孝了,二姑父却一病不起,生命在72岁戛然而止。如果说二姑父也是一朵花,那他就是一朵雪莲花,其貌不扬的外表下,有着

谈天说地 / 一卉

40多年前,一位叔伯舅舅听说我将去常州工作,不无忧虑地告诉我,常州话好难懂哦,“玩玩(闲聊,串门)”叫“白相相”。他说他当年逗留常州也就学会了这个词。于是我带着“白相相”志忑忑地一脚跨进了陌生的常州城。

入职不久,行政办公室唤我去领一份材料。主任抬手指了指远处:“底窝”。我扭头看去,有一部电话机在桌子上,心想常州人发音“电话”大概是“电窝”吧?我便疑惑地问:“领资料要打电窝吗?”主任又说了一遍:“电窝嘛。”我只得去拿起电话筒,却不知道按什么号码。“啊呀,台子底下!”哈哈,原来是“底下”!我赶紧弯腰取了材料,仓皇逃出门去。

八十年代“原上草”



读书会成员相聚,邀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赵云琦(前排中)参加。

印,刻写、油印、装订,通宵达旦。《原上草》以双月刊的频次,坚持出了好几年。我记得,我1986年会入会时发在《原上草》的第一篇散文,标题是《?》,以北行途中看到常州和平路上的路灯,因道路弯曲而形成“?”形状为由头,思索青年人如何走好人生之路,打上了浓浓的“八十年代”印记。

读书会重在读书。坚持每周一次的活动,总是在下班后或厂休日,有时与兄弟单位同好交流,有时请高校老师讲外国文学……大多是时间是读书会内部互动,或徜徉在“走向未来丛书”,或探讨起萨特存在主义,或争辩于“寻根”“先锋”谁领文学风骚,把阅读、思索作

为生活中最大的愉悦。有一阶段采用一人主讲、大家讨论的形式,有次轮到,我带去了刘兆林的小说《啊,索伦河谷的枪声》,小说曲折的情节,引人入胜,我搞成了“故事会”,花去了大部分时间,本来准备好的人物塑造、艺术魅力分析,只得匆匆带过。讲得粗浅,却收获了快乐。

读书会绝不闭门读书。四无厂是一家同时生产军用雷达和民用收录机的企业,不同的工种,繁忙的生产,使得军、民品车间青年员工交流不畅。读书会与厂团委合作,举办诗歌创作朗诵会、音乐欣赏、演讲比赛等,架起青年沟通桥梁,营造员工学习氛围。有一年,常州市举办

四个姑父四朵花



我的四个姑父(写意画) 冯卓怡

一颗坚强坚韧的内心,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能绽放美丽的花朵,成为生活的强者。

四个姑父中,性格最平和也最内秀的要算三姑父。三姑父当过几年兵,在部队表现优异,原本可以提干,却因为天生有一点口吃,最终只能抱憾退伍。三姑父个子不高,长相却很周正,穿衣干干净净、平平整展,走路身姿挺拔、健步流星,军人作风不减当年。三姑父说话不多,但聪明能干、心灵手巧,又舍得吃苦、任劳任怨,和三姑母一起,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、经营得红红火火。三姑父那时做点贩运粮食的小生意,由于诚实守信、童叟无欺,又精打细算、颗粒归仓,比起做同样生意的人总能多赚一

颗坚强坚韧的内心,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也能绽放美丽的花朵,成为生活的强者。

四个姑父中,性格最平和也最内秀的要算三姑父。三姑父当过几年兵,在部队表现优异,原本可以提干,却因为天生有一点口吃,最终只能抱憾退伍。三姑父个子不高,长相却很周正,穿衣干干净净、平平整展,走路身姿挺拔、健步流星,军人作风不减当年。三姑父说话不多,但聪明能干、心灵手巧,又舍得吃苦、任劳任怨,和三姑母一起,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、经营得红红火火。三姑父那时做点贩运粮食的小生意,由于诚实守信、童叟无欺,又精打细算、颗粒归仓,比起做同样生意的人总能多赚一

学不会常州话

难忘有一次,应约初访朋友家。正事进行中,传来了钥匙开锁的声音。朋友轻声说:“我老母家来了。”随着门被推开,我站起身,微笑着招呼:“大——”。在我家乡,称呼同辈母亲叫“大妈”。突然想起,常州叫“婶婶”,我立即改口:“婶——”。定睛一看,比朋友还年轻啊。管他三七二十一,我就重新完整地发声“你好”,貌似过了场。

一会儿问友:“你妈这么年轻?”友诧异:“你不是说了,你老母吗?”“我妻子呀!”啊哦,常州人叫妻子是“老母”,称母亲是“偶妈娘”。后来听说,常州人称妻子不是“老母”,是“老马(嬷)”。我觉得,“老马”与“老妈”也算同音了。斗转星移,我慢慢领悟了诸如此类,“我们”叫

“哈尼过”,“你们”叫“尼过”,“他们”叫“他过”,“大家”叫“抖过”,“拿来”叫“奴来了”,“走了”叫“叉龙勒”,“讲话”叫“钢窝”……常州方言,简直是检验语言能力试金石。

有一天晚上加班,遇事需打电话到同事家去。第二天同事来讲:“电话一接,我儿子就说,是XXX打过来的,办公室里只有他不讲常州话。”瞧,来常州不讲常州话,也容易出名的。日子久了,办公室同事与我应答时,不经意间也都讲起了普通话。

我本愚钝,语言更是短板,只得放弃了学讲常州话的雄心壮志。不知何时起,生在常州长在常州的家妻也讲起了“常州普通话”,常州话反而“港不连欠”了。我曾抱怨常州话不好学,同

全市性青年辩论大赛,学校、企业、机关等各路好手唇枪舌剑,读书会的蔡宾、苏善群、薛伟过关斩将,成为前三名中的唯一工人代表队。读书会也在《常州日报》上“露脸”。登在1987年3月5日二版头条的报道,肯定了读书会“坚持三年有成效”,副题是“读书小组成员人人被评为厂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团干部”。文列举读书会杨金兔把自己读书体会运用到生产管理中去:“他在二车间担任车间主任时,针对外包工多而难管理的情况,翻阅有关书籍,并与读书小组成员讨论,通过施行《外包工奖金和工资考核办法》,取得良好效果。”

读书会更延续一份纯真情谊。随着年龄增长,恋爱结婚生子;伴着改革开放,人员流动频繁,读书会的“形”渐渐散了,读书人的“心”依旧在一起。因为没有一种颜色,可以涂抹我们心中的“原上草”,直到如今。我们常常互动,“原上草”微信群除了问好,更有话题讨论;每每聚会,老会长薛焯娟仍如当年精心组织。程昇在儿子留学之际,邀读书会成员见证成长,而多位会员在儿女婚礼上,把“原上草”三字作为独特的餐桌引导牌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们也不会忘却当年厂图书室的管理员,是她们为“原上草”提供了成长的土壤,特别是成立伊始的赵云琦,这位东吴大学的毕业生,既爱养猫更爱京剧,既服务周到还融入其中,成为我们的领路人与忘年交。这份情谊、牵挂,一直延续到她91岁高龄仙逝。

身体早已进入了新时代,灵魂仍在八十年代。因为对四无厂读书会成员而言,那里有一片开不败的“原上草”。

些。每每有人向他讨教生意经,他总是那句话:“做老实人,办老实事,向来不吃亏。”其实,三姑父所谓的“老实”,何止是诚实,还有勤俭、踏实、内敛、卖力。最值得三姑父自豪的是,他培养子女很成功,女儿医科大学毕业后,成为一家市级医院的临床医生,由于刻苦钻研、专业精进,短短几年就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,与同为医生的爱人互学互进、比翼齐飞,家庭事业可谓是一路凯歌。如今,三姑父已七十有二,看上去依然元气满满、底气十足,家里家外忙个不停,偶尔还去邻村的工地上打点零工。女儿女婿劝他不要折腾、享享清福,可他总是闲不住。我们这些侄子经常在三姑母面前数说姑父的好,三姑母竟然有些“吃醋”。“你们把他夸成了一朵花,我看他就是朵狗尾巴花!”三姑母也许不知道,狗尾巴花的花语恰恰是平凡、沉默、坚韧,这其实是对三姑父生活态度的最贴切的写照!

如果把小姑父比作一朵花,那么非他莫属的一定是热情似火的石榴花。小姑父年轻时做过泥瓦匠,由于头脑灵活、手艺精湛,在一拨瓦工中脱颖而出,成为远近闻名的手艺人。小姑父生来性格豪爽,各种饭局不吝豪饮,据说曾在一次应酬中连饮三碗白酒,累计一斤有余。我亲眼所见父亲、叔叔和姑父们在一起斗酒的场面,虽不惊心动魄,却也高潮迭起。只见在众人的“拱火”下,小姑父把三大盅酒倒在一个小碗里,举过头顶,脖子一扬,一饮而尽,竟然没有一点痛苦状,还不停地咂吧嘴,满满的享受和惬意!小姑父特别能吃苦,也很节俭,又能持家,在父亲一辈中,他算是第一个盖起楼房的。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,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!如今,小姑父也已年逾古稀,依然每天驾驶小电轮,干着短途运输和工地装卸的生意。赚钱不多,但是日子充实。自找乐子,同样心满意足。我听表弟说,小姑父而今的销量虽不如前,但与同龄人相比依然属于“大牛”。有诗云:人生如酒,世事皆不可强求,千载流年亦如梦,月落山河一世倾。我想,对于诗中表达的人生意境,小姑父也许领悟得更为通透!

事却说常州话好学好又好,我不服气,请同事读“655555”这个数值。同事毫不犹豫地发音:“嗯色嗯饭嗯奉嗯喂嗯色嗯”。我再请只读数字,同事便“嗯嗯嗯嗯嗯嗯”。显然,连续鼻腔发音比“呜呜呜呜呜呜”口腔发音更费力,大家相视而笑。

我发现,常州话里“2”像变色龙。2(二)读“li'àng”或“èr”,各地差不离。22,就变了,“拈(长音)泥(短音)”。222呢,成了“两波拈泥”。222222,那就是“拈泥饭两牵两波拈泥”。22元2角叫“两块两钢”,这大家差不多。22元就变成“拈泥快”。22元2角自然成了“拈泥快凉钢”。我头脑发胀。还好,在城市化及人口大流动背景下,常州外来人口也有两百万了,南腔北调寻常可闻。

几十年前,曾有网友担心常州方言被下一代遗忘,提议进课堂。我却深感国家推广普通话的良苦用心,也惊叹人类声带竟能发出千万种不同的声音,形成千万种不同的语言;又胡思乱想,用声音传递信息的其他动物,如大象、狐狸、土拨鼠、狼、猫、狗、狮、虎,有没有方言呢?